

在海上

□金星

那年的某月某日，我站在黄海岸边一个叫燕尾港的港口，迎着凛冽的海风，望着波澜壮阔的大海，想着临行前部队首长的嘱托，心里十分焦急。那天，首长把我喊到办公室，郑重地交给我一件已密封的信函，命令我当天务必将此函送至远离海岸五十多公里的开山岛上。我接过信函，看到上面有“绝密”字样。“啪”一声，一个标准的军礼，我用默契接受这一神圣的使命。

我来到正准备出海的渔民当中，打探有没有开往开山岛的船只。正在我焦急时，一位老人走到我面前，说：“同志，跟我走吧，我的船路过开山岛。”老人古铜色的脸上布满沧桑，有

着一双健壮的臂膀，健步如飞地走在松软的沙滩上。“来，帮把力！”在渔民的帮助下，喊着铿锵有力的出海号子，船离开了海港。我和老人跃上船头，随着“嗒嗒嗒”的机器轰鸣声，船后翻起一片浪花，帆徐徐张开，像一只白鸥在辽阔的大海上展开了双翅。

海天蓝蓝，在阳光的照射下，像一匹锦缎铺开去，偶尔有几只海鸟飞过，几声脆响冲彻云霄。

时间飞逝而过，终于，我在海上依稀看到了一个岛屿的轮廓。老人说：“那就是开山岛。”

就在这时，刚才还是风平浪静、景色如画的大海，霎时间刮起了大

风，大海像头雄狮般咆哮起来，船只颠簸得如一片树叶。我下意识地抓住了船舵。老人喊道：“不要慌！”然后娴熟地驾船控制着方向，向小岛靠近。离小岛只有几十米远了，海浪疯狂地拍打着海岸。老人几次试着将船靠岸都没成功。

想到此行的任务，我的心像海一样不安起来。看到我焦急的样子，老人大声说：“船舱里有喇叭，往岛上喊！”我在船舱里找到一个破旧的喇叭，站在船头大喊：“喂——有人吗——”这一招果然奏效，有五位军

人跑到岸边向我招手示意。我往装有信函的挎包里装入一把铁具，像扔手榴弹一样朝岛上扔去。还好，挎包扔到了战友的跟前。“同志，放心吧——我们一定交给营长——”那一刻，我悬着的心也像信函一样着了地……

这件事已经过去许多年了，我却时常忆起那辽阔的大海，那翻卷的浪花，还有那位与大海搏斗的老人，他那顽强的意志一直激励着我在人生的旅途上勇往直前。

(压题图片为本报资料照片)



听雪

□飞云

我一直以为雪是寂寞的象征，雪是寂寞的，我是寂寞的。所以，我格外珍惜那些飘雪的日子，落寞中听雪，让心灵从浮躁、空虚走向宁静、自由。

听雪在一个宁静的午后，一杯香茗的余香冲淡了我久远的记忆，而那雪落的声音是那么真切、那么清晰地叩击着我的心扉。

大朵大朵的雪花，簇拥在我窗前那排苍翠的松树上，屏息凝神间，我听到了她们的窃窃私语。我知道了，月宫里的嫦娥依旧守着千年的寂寞，桂花树下，她冰冷的泪滴化作朵朵雪花，无奈地坠向大地。我知道了，银河那边的织女未曾老去，她每天都在书写着她亘古不变的爱情，那一封封写满落寞的信笺，化作片片雪花，幽怨地飘向人间。

雪在我的窗前徘徊，低低地送来一阵叹息，我听到了，那是张爱玲的叹息：她讲述着凄清的故事，那冰冷的奢华，填补不了她内心的寂寞与绝望。

雪在我的窗前吟唱：“不要问我从哪里来，我的故乡在远方……”哦，那是三毛踏歌而来，她留给我们一个神秘的背影，走向她永远的沉郁和自由。

雪婀娜地飘落在地上，簌簌的声音又一次叩击我的心扉。我分明听到她在向我呼唤：让灵魂从孤寂走向自由，让心灵不再感到疲惫！

不知是领导慧眼识珠，还是自己时来运转。一天早上，我刚到单位，赵处长便把我叫到了他的办公室，语重心长地对我这些年的工作从德、能、勤、绩几个方面进行了全面而又深刻的总结。见我一头雾水且惴惴不安的样子，赵处长面带微笑地揭开了谜底：“经组织讨论决定，将你调到我们的下级单位担任负责人，享受副科级待遇，希望你不要辜负领导的期望。”

虽说只是副科级待遇，可好歹是个

新官上任

□胡亮

一把手，我心里自然十分欢喜。

不久我便走马上任了。俗话说“新官上任三把火”。经过短暂熟悉工作，我针对单位办事拖沓、作风懒散等问题推出了考勤制度。可许多人对此视若无睹，依旧我行我素。看来我必须对几个顽劣分子进行处罚，杀一儆百了。

于是，我找来在单位工作了十几年的老王，商量一

下拿谁“开刀”。老王猛吸了一口烟，欲言又止。见此情景，我先开了口：“小张天天上班迟到，这个月扣他的奖金！”

“不行，不行！”老王连忙摇头，“小张是张局长的儿子，不能扣他的奖金呀！”

“那就小李吧，上班时总是偷偷跑去打牌！”我很不甘心地说。

“小李的叔叔刚好分管我们单位，我看……”

老王的话只说了一半，但我已经明白了他的意思，便又说道：“那就小丽吧，上班不是嗑瓜子，就是打毛衣！”



五味子



□胡亮

一把手，我心里自然十分欢喜。

不久我便走马上任了。俗话说“新官上任三把火”。经过短暂熟悉工作，我针对单位办事拖沓、作风懒散等问题推出了考勤制度。可许多人对此视若无睹，依旧我行我素。看来我必须对几个顽劣分子进行处罚，杀一儆百了。

于是，我找来在单位工作了十几年的老王，商量一

下拿谁“开刀”。老王猛吸了一口烟，欲言又止。见此情景，我先开了口：“小张天天上班迟到，这个月扣他的奖金！”

“不行，不行！”老王连忙摇头，“小张是张局长的儿子，不能扣他的奖金呀！”

“那就小李吧，上班时总是偷偷跑去打牌！”我很不甘心地说。

“小李的叔叔刚好分管我们单位，我看……”

老王的话只说了一半，但我已经明白了他的意思，便又说道：“那就小丽吧，上班不是嗑瓜子，就是打毛衣！”

老夏走后，老王一边摇头一边叹息：

“你知不知道老夏是谁？他是赵处长的老丈人，唉……”

我正不知所措之际，忽

然电话响起。我接起电

话，是赵处长：“小

胡啊，听说你最近

与群众闹得很

不愉快，有群

众反映你家长

作风严重，搞

一言堂……”

当秋脱去最后一件衣裳
我看见了冬的模样
午后的阳光的锋芒
是谁拾了一地落叶清凉
小鸟也跃在枝头清唱
幻想着春天的风光
轻轻的弯腰捡起一叶枯黄
而我
问冬
我的青春何在
我又活在谁的心上

问冬

□侯拥华



(本报资料照片)